精神病人的繪畫與治療

執筆：丁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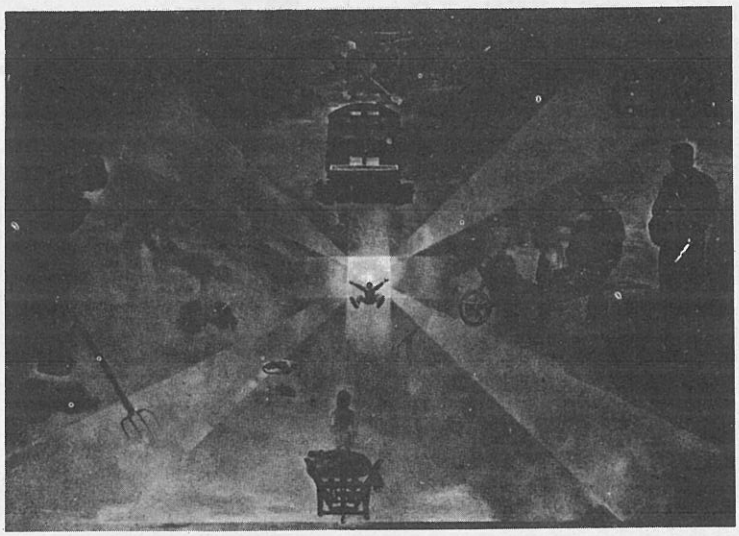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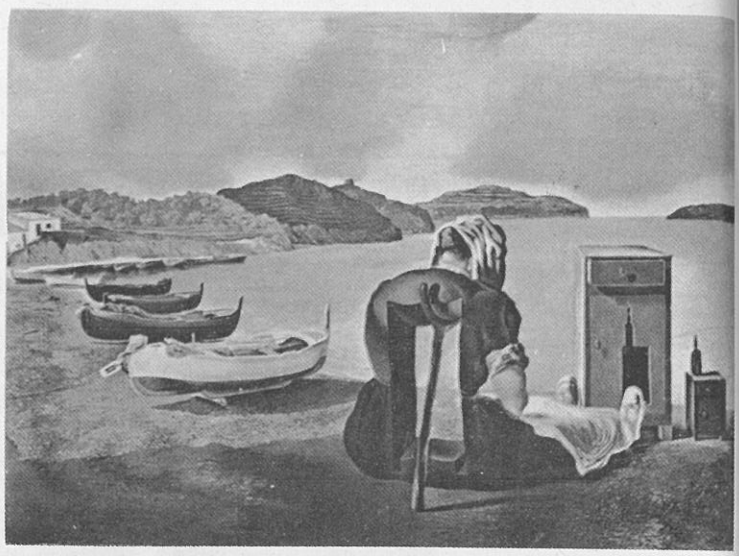
—本文特別感謝王溢嘉先生指導—

您是否有這樣的經驗，許多驚異的夢境無法以語言文字描述出來，但偶然間一幅畫或電影的某一幕是夢的顯現。精神病人常無法說無法寫，但是卻能繪出其心中的意境，據此建立了繪畫治療。請您先看看附錄的圖片，這些畫出自超現實主義，原始藝術和精神病人繪畫。下面我們將簡單的介紹精神病人繪畫治療的理論和幾個個案分析。



〔由佛洛依德說起〕

1900 年佛氏發表“夢的解析”是被稱改變歷史的書，於西方引起大震撼。1908 年佛洛依德和楊格等各派學者在瑞士召開“國際精神分析大會”，精神分析正式成立。佛氏最大的創見在潛意識的發現，他認爲人的心裡內層存著不爲理性觀念及道德規範所容納的本能與欲求，這些本能與欲求才是實在的“本我”，其中最強烈的就是性欲。照佛洛依德的看法人內心的“本我”實際上是支配人類行爲與思想的最大原動力。雖然它常被現實及理智壓抑，但卻以夢的方式表現出來，夢就是潛意識“化裝”的滿足。佛氏的理論開始時被接受性不大，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使陶醉在理性光輝中的人們發覺戰爭是非理性的，人們注意佛洛依德所謂人類日常生活中理性是小部分像浮在水面上的冰山，而非理性是水面下深不可測的冰。



〔藝術界的震撼與超現實主義〕

1922 年Prinzhorn 出了本“精神病人繪畫藝術”，此書刋出許多精神病人繪畫，同時發現此些畫和原始藝術以及兒童繪畫有很多相同點。1924 年普魯東（Breton）發表超現實主義宣言，此宣言不僅在繪畫上甚至詩、音樂、建築、電影。很有趣的是他更寄信到每個精神病院呼籲精神病人是自身敏感性的受害者，他們只是較敏感而已該被釋放。

〔佛洛依德說他們是百分之百的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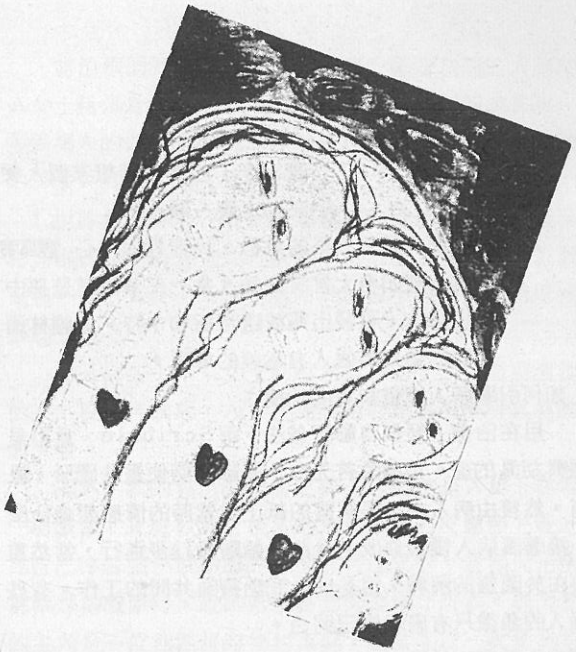
非理性的 thought　　image 形象浮於意識面
feeligs 壓抑檢查Wordo
僞裝

超現實主義的畫家曾拜訪過佛洛依德並承認受佛氏學說影響，而佛氏表示那些超現實主義者是一群百分之百的瘋子。超現實主義是以理性的手法去表現非理性的潛意識，他們的宣言如下：是種純心靈自動主義，用寫或其他方法來表現實在的思索過程，對於思想的刻畫與記錄要摒棄「條理」、「美學」、「道德」的控制。image 的浮現是比較原始而不經僞裝的，佛氏說過夢境是視覺的影像，有些病人曾告訴過佛洛依德他可以畫出夢卻不能講出，佛氏沒有往畫的方向走，他發明用 talking 的方式的自由聯想，講一個字眼讓病人自由聯想敍述。而超現實畫家發明一種自動記敍畫法。我們由一些畫發現畫家所刻意安排的，（如圖 1），由小小部份看都是生活上存在的東西，但是整個安排卻不合日常生活的邏輯，他們這樣是想給你一種不合邏輯的印象使理性暫時麻痺；潛意識便浮現出來，這是佛氏理論的運用。



另外，作家卡夫卡是個精神分裂症者，他的小說也是如此，一個公務員很正常的工作但早上起床實然發現自己的頭變成章魚之類。





(圖五)



〔頭特別大的媽媽〕

繪畫有關的自然，寫實主義，我們由另一觀點看小孩和大人的寫實，大人是經過自約和認同所以是客觀的寫實但小孩和精神病人是心靈的寫實，小孩常把媽媽的頭畫的較詳細，四肢縮小這是因爲他認爲頭部較重要而忽視了其他。精神病人是群沒有鴻溝的人，非理性氾濫成一片汪洋，所以他們走路時常沿著邊緣依著牆壁走，這在精神病院中常見，他們缺乏方向感。所以繪圖時習慣性塡滿以增加安全感，圖2是哄動一時的洪通所畫，洪通在未成名前曾往台大精神科看過病。圖4是梵谷的名畫，此畫曾被稱癲癇病人所看到的景像，但目前我們不討論患有精神病畫家。

〔精神病人繪畫、原始藝術，兒童繪畫特徵〕

其共同點　abstruction 抽象

transprneucy 透明

symbolism：

universal 共通性象徵：人間彼此可傳遞的。

individual 個人性

透明（圖5）（圖6）精神病人覺得身體內有個心就

畫出來，或者心裡想某個人便在心上畫一個人。

象徵：大部份是個人性的象徵，局部性的，心 靈寫實的。譬如台大曾有個病人拿一支筆說這是孫中山送的，可發出電波隨時能和卡特，史達林通話這類只對個人有意義的象徵。

〔如何引導病人繪畫和提供治療〕

用在治療上類似自動記敘法。稱Scribble 意思是隨興胡亂的畫。治療師首先在一張紙上隨便畫些圖形，線條、然後由病人由這張亂畫的紙上依當時的情感想像什麼，接著讓病人慢慢修改。分許多個階段逐步進行、當然重要在於圖畫的解釋，這是病人和治療師共同的工作。有些個人的象徵只有患者自己明白。

而病人繪畫的特點可由

① Form（風格、筆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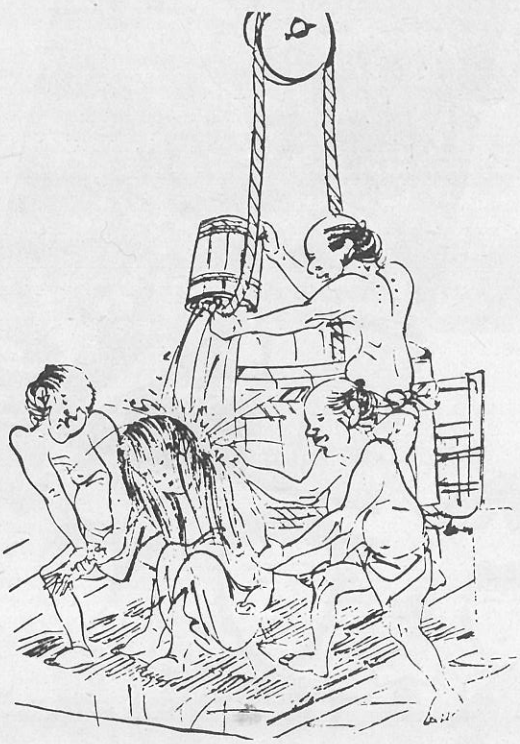
②Color

③Content分別出

被富妄想者的筆觸是僵硬的，攻擊性者是尖銳線條。而憂鬱症者喜歡深色，狂躁患者喜鮮艷的顏色。內容是含有很多意義的如攻擊性患者畫出露出牙齒的動物（圖8）（圖9）酒精中毒者常畫出蛇。

吸食注射嗎啡病人的作品主要特徵是：自我的藩籬鬆弛，思想奔放，自我機能的退化，時而會伴生對宗教及神秘經驗的包容力。

由繪畫中不僅只了解病人的徵結同時也有release的作用，病人在畫中會明示出悲慘事件發洩出苦悶。而攻擊性病人也畫出攻擊衝動而減少實際上行動。



幾個個案：下面是

個案病史

在她丈夫死於滑雪意外後，她則獨自撫養留下來的三個小孩，幾年後，她和小女兒移居美國，又發生了大女兒、女婿及外孫在德國納粹集中營裡慘遭殺害的悲劇，這兩件受創經驗使她患了很深的憂鬱症。

那位精神分析學家形容病人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對繪畫有廣泛的興趣和認識。」當她聽從分析學家的建議來找繪畫治療師時，繪畫治療師發現她還是一個相當迷人的婦人，臉上有著易感而受苦的表情，一對藍眼睛顯得異常清澈。病人接受的繪畫治療是每兩個禮拜一次，每次一個半小時；每個禮拜仍繼續和精神分析家面談二十分鐘。繪畫治療進行一段時間後，面談的時間即縮短爲每個月一次或每六個禮拜一次。

病人A女士是一位五十五歲的德國猶太人，患有很深的憂鬱症。在繪畫治療以前，她在某位知名的精神分析家處接受精神分析治療，就是這位分析學家建議她來找繪畫治療師的。

病人有一段充滿悲劇且痛苦的往事，她丈夫死於滑雪的意外事件，大女兒、女婿和外孫都慘遭納粹的毒手，小女兒則和她在二次大戰前移居美國，嫁給一位精神科醫師，兒子則是一位理論化學家。

這幅畫中很多象徵性的成分都相當複雜，A女士指出畫面的右下側也有同樣藍色的晚禮服及她被肢解的頭部，她說穿晚禮服的她被她母親所肢解，這是病人首次公開表示她對母親的怨恨。在她四邊的臂彎裡分別有兩個人頭，A女士解釋說，左邊黑色而充滿威脅的人頭是她母親，右臂彎內的則是治療師的臉，顯而易見的，這兩個人頭象徵性的對立表示病人對她「壞媽媽」的敵意，及對代表「好媽媽」的治療師的轉移作用。

病人也注意到左上角的黑色拱門，她說這代表她充滿恨意與不愉快的兒童時代的黑色陰影，拱門下面有一張她母親的臉，在黑色的拱門外三根燃燒的蠟燭代表兒時信心與希望的允諾，這個象徵使病人想起，母親在幼年時對她缺乏了解與同情。

當治療師請她解釋左下角被黑色輪廓包圍的人像時，A女士說那是她自己，然後又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說：「那張男人的臉會是誰呢？」她是指在自己體內心形輪廓中的那張大臉。「也許是我的丈夫？」但她馬上又加上一句：「也許是基督……它使我想起『玫瑰紋身』劇中那位鄉村寡婦就是把她丈夫的骨灰供奉在有基督圖像的天主教神龕邊。」（A女士又再次認同於那位不愉快的西西里鄉村寡婦）

在這幅畫中，A女士利用象徵揭露了很多潛意識裡的衝突，從這時候起，A女士開始相信繪畫治療所具有的正面價值。

〔圖六：我的藍色晚禮服之夢〕這張畫是A女士在看了一場戲劇「玫瑰紋身」後，她對這齣戲的反應加上最近夢見自己穿著藍色晚禮服的夢境綜合而成的。當她向治療師解釋那齣戲劇時，她的眼裡感動得充滿了眼淚。她說戲中的主角是一位西西里的鄉村寡婦，她丈夫在一次意外事件中被殺害，她將丈夫的骨灰供奉在家裡點有長明燈的神龕裡。這位西西里寡婦的兩個女友有一天來找她，問她爲什麼要對不忠於她的丈夫如此悲傷，在被這兩位朋友說服後，她終於將擺存丈夫骨灰的神龕打破，並吹滅長明燈。

治療師問她這齣戲爲什麼令她如此感動，A女士初次透露，她的一個女友在她丈夫死後來找過她，告訴她有人說她丈夫是自殺而死的，並非死於滑雪意外。顯然是這齣戲喚回了A女士對她理想的婚姻長期壓抑和痛苦的記憶，她的婚姻並不如她所宣稱的那樣美滿。

治療師請她解釋了這張畫的內容時，A女士即指著畫中穿著藍色晚禮服，光芒四射的少婦說那就是她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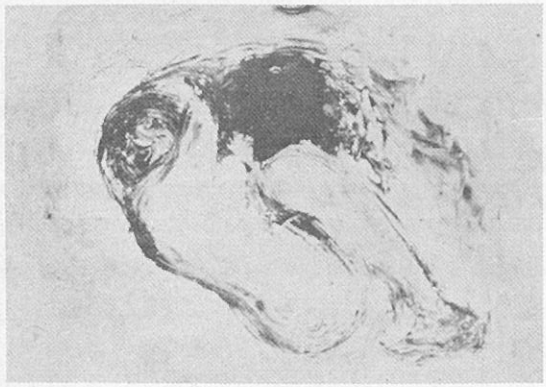
畫中人物的年紀比病人年輕甚多——較接近於劇中的那位西西里寡婦及A女士文君新寡時的年齡。一朵大而鮮艷的花插在她的髮上（與劇中寡婦插的花一樣），紅色和黑色的耳環項鍊等與她淑女的品味極不相襯。耳環和項鍊爲什麼一邊紅色一邊黑色，病人沒有解釋，也許黑色代表她對丈夫的悲憤，紅色則表示她對丈夫忠誠的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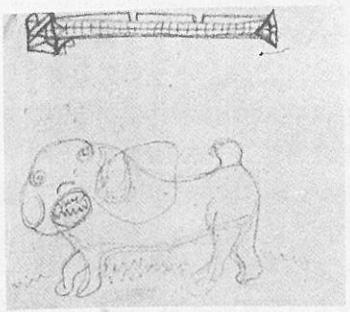
起初病人太受那齣戲所感動，對畫中的細節不能多置一辭，後來慢慢冷靜下來，治療師問她在畫中爲什麼穿著藍色的晚禮服時，她憶起了最近所作的一個夢，夢見自己在丈夫死後十五年的時間內首次穿不是黑色的服裝——戲劇性地表現出她潛意識裡的疑問——這些年來，她是不是應該對她丈夫感到哀傷。



(圖六)我的藍色晚禮服之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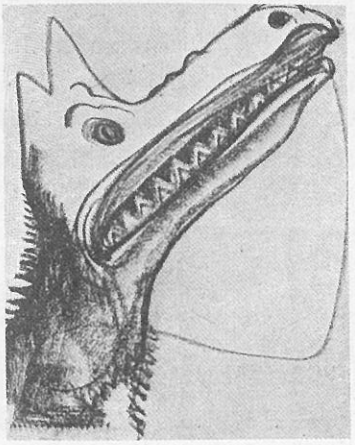
(圖七)被冰包圍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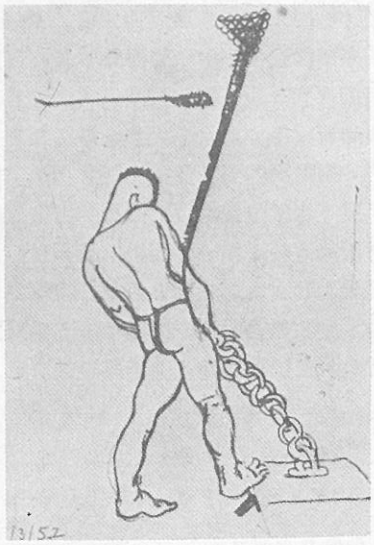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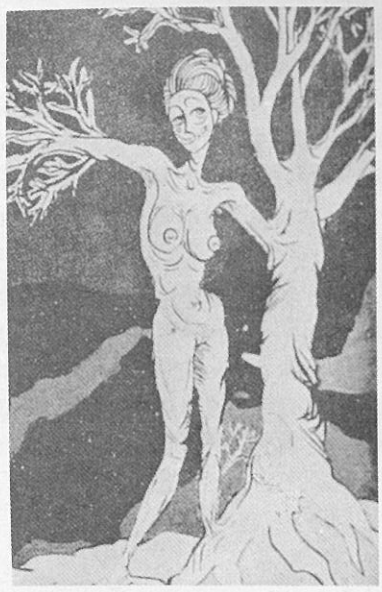
(圖八)小狗

(圖九)母狼與吸吮的小孩





(圖十)象徵患者矛盾心理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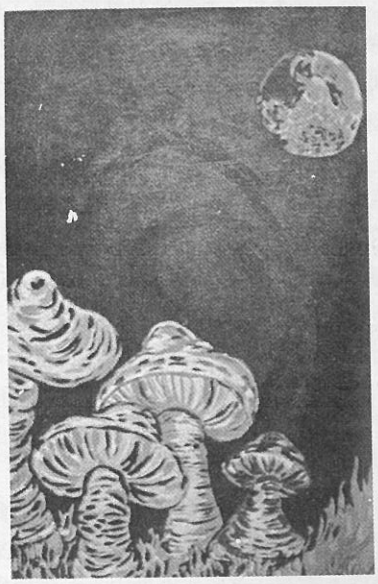


(圖十二)婚姻

(圖十三)夜

(圖十一)速度





下面要介紹的是一位四十二歲的加拿大婦人F女士，她是一個消化性潰瘍的患者，也是一個職業畫家。原先接受繪畫治療的動機是希望(1)藉此來終止她的第二次婚姻，(2)身爲一個肖像的職業畫家，她希望從中得到克服她目前創造力停滯的助力，(3)因爲她也是一家精神病醫院裡的繪畫教師，她希望接受有關繪畫治療的實際訓練。

繪畫治療師告訴她，她不可能同時獲得這麼多複雜的目標，必須先從她本身疾病（潰瘍）的心理治療著手，在治療中獲得足夠的內省力後才能言及其他。聰明而敏感的F女士立刻接受這個建議。像很多藝術家一樣，當她在接受繪畫治療之初，對這種治療是否會干擾她本身創造力的問題感到焦慮不安，事後說明她這種焦慮是多餘的，因爲繪畫治療鼓勵自發性的想像力從潛意識裏面釋放出來，它是一種象徵的語言，不僅有助於解決潛意識中的衝突，而且會使原有的創造力更加蓬勃。

F女士結過兩次婚，她的第一任丈夫比她年長十一歲，第二任丈夫比她年長十二歲。在接受幾個月的治療後，F女士回想她一生中有關的男人時說：「我曾經想和我的父親結婚生子，我生命中的男人，包括我兩任的丈夫和現在的情人，都是先依賴他們的母親，然後轉而依賴我。」

F女士起先說，她和她的雙親渡過了非常快樂的童年，在青春期時，她和父親特別親密，因爲他們共享了知識上的興趣。等她年長時，她希望學繪畫，她母親鼓勵她達成這個願望，但她父親却大加反對，而希望她能成爲一個作家。她一直提起她與母親溫馨而親密的關係，說這種關係一直維繫到她母親死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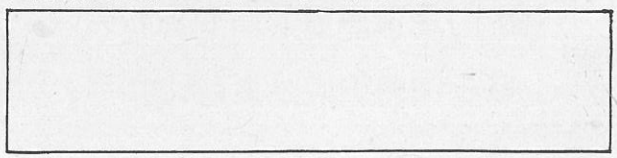
但到後來，她對母親的描述則迥異於以前。她說她母親長得相當漂亮，和他們住在一起的表姐也相當漂亮，她一直生活於這兩個漂亮女人的陰影中，覺得自己缺乏女性的魅力，無法在吸引男人方面和她們競爭。她母親經常提醒她，像她長得這麼醜陋不能結婚，將來必須自食其力。後來F女士覺得她母親贊成她學畫，即是出於這種實用的動機。

在治療期間，F女士追問自己爲什麼會和比她年長許多的男人結婚。據她的觀察，她的先後任丈夫在性方面都是被動的。她說在這兩次婚姻中，「依賴與獨立間的拉力使我無能應付，將我撕得粉碎。」

第一次婚姻的失敗加深她童年時的自卑感和罪惡感，在離婚之後，她因十二指腸潰瘍而住院了三個禮拜。貫穿F女士職業與愛情生活中，一方面希望獨立自主，一方面又需要依賴的衝突，正是消化性潰瘍病人的典型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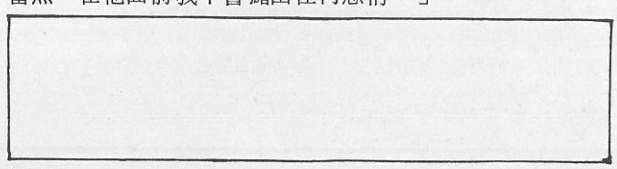
在治療的頭一年，F女士提起她第二任丈夫性生活不和諧的事情，經常說她第二任丈夫缺乏男子氣概。在接受治療的六年前，也就是當她第三個小孩出生的時候，她和丈夫的感情衝突達於極點，她因嚴重的憂鬱症而住院，且試圖割腕自殺。F女士起先極力否認她的第二任丈夫有同性戀的傾向，但在繪畫治療結束四年後，她打電話給繪畫治療師，說她現在已相信她丈夫是個同性戀者，並決定和他離婚。

F女士的作品生動地表現了她潛意識衝突的本質，她的題材通常與長期壓抑的恐懼和記憶有關。



圖七 :被冰包圍的自己

F女士對這幅畫的解釋是：「一個女人——我自己——頭朝下躺著，畫面是北極，環繞在我周遭的是具有冷藍稜角的冰塊。女人的膝蓋朝上彎，似乎要緊緊圈成一團。在她身體的中央有一團紅色、深邃、溫暖而美麗的東西，我想我擁有這個溫暖，沒有其他人知道。但我覺得很冷，這幅畫令我悲傷……這就是我在我丈夫面前表現的模樣，當然，在他面前我不會露出任何感情。」



圖八：小狗

F女士本來很不願意交出這幅露出攻擊性牙齒的小狗素描來，她辯稱這幅畫無關緊要。最後她承認這幅畫令她覺得困惑。「我知道小狗吸吮的嘴巴和攻擊性的牙齒看起來互相抵觸。」但這幅畫很明顯地表露了F女士渴望被母親愛護與照顧的感情。這種「吸吮」和「咬嚙」的口腔期退化意象正代表患者希望重返母親乳房的口腔期依賴性願望。

圖九：母狼與吸吮的小孩

F女士在一張畫面上畫了具有長下巴和尖銳牙齒的母狼頭部後，抱怨說沒有空間來畫完這張畫。治療師建議她可以再加上一張畫紙，於是她在旁邊又貼上一張畫紙，很快地畫出了母狼的三個乳房，但很顯然的，他畫的是人類的乳房而非母狼的乳房，這再度表露患者對母親口腔期依賴的意象。在乳房下面，她畫了一個　近乳房的小孩輪廓。她一邊畫一邊說：「只有畫一個小孩的空間，不能再容納第二個小孩了。」她笑著說，承認她表現了要讓她的兄弟遠離母親的潛意識衝動。「在這裡沒有競爭，」她說：「因爲沒有容納另一個小孩的空間了，甚至連推扯的手腳都擺不進去。」

想起她以前畫的小狗，F女士又說：「狼的嘴是不能吸吮，這是對想吸吮的懲罰嗎？」她自問自答的說：「我覺得畫中的小孩曉得母狼具有的攻擊性，母狼的牙齒是破壞性的東西。在這幅畫中，我無法讓小孩眞正吸吮到乳房，母狼是恐怖的母親，它讓小孩感到害怕，也許母狼想要吞食她的小孩。」

圖十：象徵患者矛盾心理的男人

F女士說，畫中的男人用力拉扯鍊條，想將蓋在地上的蓋子打開來，這是她攻擊性自我的象徵。但男人却同時又用脚踩住蓋子，似乎要防止下面的東西被揭開來。F女士立刻發現這代表她內心的衝突，她似乎在竭力避免去檢視被壓抑下去的衝突。

下面我們所要介紹的個案，就是一個精神異常，而在調整適應的過程中，表現出炫人的藝術才華的青年。他的才華是他自戀的根源，同時也是疏離周遭現實世界的工具。

約翰是一個十五歲的高中生，因爲憂鬱、不服從命令、功課不好而住進了杜莎的兒童醫學中心。

約翰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爸爸已再婚，媽媽也已第二次改嫁，他輾轉寄住於雙親目前各自的家中。約翰有一個同性戀和吸食迷幻藥的姊姊，嫁給一個有斷袖之癖的男人，姊姊和姊夫都鼓勵他追求同性戀者的生活。

這種不穩定和病態的家庭使患者缺乏理想自我或性認同的模式，從小，約翰感情上的困擾即以過火的「愚頑」行爲表現出來。雖然他的智商很高（ＩＱ１１４），但在課業上的表現却很不平均，而且不服從命令。後來在姊姊的影響下，又吸食迷幻藥和強力膠，使自我的防衛益形脆弱，終於導致精神病前期的解體，產下被害妄想和嚴重的焦慮反應。雖然在同儕之間，他靠著他機智的談吐和顯見的藝術才華領導羣倫，但在本質上，他是憂鬱的和孤獨的，他恐懼和朋輩有「親近」的關係。

圖十一：速度

這幅畫是患者在安非他命藥物的刺激下，在三十分鐘之內完成的。它很像一幅裝飾畫，在一些裸體的小人外，塡滿了無數裝飾型的線條，這些線條且分成幾組。在圖中央畫的是一顆太陽，但也很像一個人的臉。左下角畫了一根柱子，一個穿太空裝的人正在上面攀爬。這幅話整體看起來，很像精神分裂病人的繪畫，它顯示出安非他命這種腦皮質刺激劑使患者過度昂奮，而將他潛在的情感困擾提昇到精神病的層面來。

圖十二：婚姻

約翰說：「婚姻使女人無法逃離巨大的男人之樹的要求。」這幅畫中的女人再度以醜陋而扭曲的身體表現出來，女性的形體以她的右手臂和代表男人的樹糾結在一起，左手臂則化爲樹枝。在藍天之下的黑色背景中，女人的臉扭曲著，身體也非常醜陋。這幅畫表示患者對婚姻的恐懼，他似乎認同於女性，但他心中的恐懼又使他無法擺脫與非人的男性形像——樹木間的鎖鍊。因爲他的矛盾感情，及無法看出男人是他自我的理想模式，所以在婚姻中拒絕了「父親」這個伴侶的角色。

圖十三：夜

幾株草立於墨綠色的原野上，一輪滿月懸在夜空中。患者自己的解釋是：「我就像草一樣生活於黑暗中，月亮代表我渴望藉藥物來逃離這個世界的夢幻。」